小时候的味道是什么味道

龚 静

偶然零星看了几集纪录短片《上海的味道》,多集而成,单片不长,拍一种美食,产地、制作、制作者,画面自然烟火气十足,解说也不矫情,比“舌尖”之类质朴。有句话几乎每集都会出现,无论是红烧肉、白斩鸡、羊肉面、大肉粽子,还是豆腐花、松饼……画外音、吃客、烧煮者,必要来一句“是小时候的味道啊”。起初听了倒还称是,连续几次,我倒要仔细想一想了,小时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?为什么大家如此“共情”小时候的味道?这些沪上美食的味道之所以让人纷至沓来,真的就是因为那一口小时候的味道吗?

从片子来看,选料精心,用料扎实,制作用心,烹煮火候不偷工减料,食材被吊出应该有的以及加持特质的味道,似乎就是一众跷大拇指的“小时候的味道”。不说远的,就是吾等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,小时候遭逢拮据年代,米饭大多为籼米,粳米配给少量,我们名之为“大(音du)米”饭,那是奢品。幸好有乡下亲戚每年送上来刚轧的新米,那是纯正米香沾染淡淡清甜,不要菜吃起来也香喷喷。再说菜,鸡鸭配给供应,一般过年才有,还是冰冻的,猪肉平时凭票量给,红烧肉是偶尔,过年才能过瘾,平日大多吃点小肉,猪头猪尾巴猪骨头便宜不要肉票,或浓油赤酱,或煮汤,颇酥软鲜美解馋。小时候,日常以蔬菜为主,炒炒豆腐干,肉类以肉片肉糜为主,倒是不要票的橡皮鱼(我们又称之剥皮鱼)为身体补充了蛋白质,这鱼买来鱼皮一剥,骨头又少,肉质细腻弹性,对阳气正旺的小孩子来说是美物,不过也有人不喜欢吃,鸡鸭红烧肉才好吃嘛,剥皮鱼属于鸡零狗碎不上台面的(没成想风水轮流转,如今橡皮鱼堪称海鲜)。偶尔包馄饨,自制手擀面,咸菜豆瓣面疙瘩,巧手如我外婆每逢适当节气会做粽子巧果汤圆草头塌饼硬缸爿等,哪里舍得多放白糖呢,几粒糖精片足以变出面点零食给我们打牙祭。在缺乏中挖掘丰美,在“寡少”处料理“浓郁”,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话说回来,小时候的食物基本如处子,相对单纯,食材应季,番茄黄瓜只有夏天有,露天生产,天地物气息相通,番茄是番茄的味道,不会因扩大生产便于运输而调整种性;苹果也是苹果的味道,该有的酸该有的甜不会去拨弄;大白菜是西北风呼呼响起来了才有得吃;青菜打过霜了才供应充足,当然要多买点,晾干腌制,自己踏咸菜;九九寒冬了,春天存下晒干的豆瓣就可以剥了出来烧一锅咸菜豆瓣汤,咸菜炒胡萝卜丝也很色香味全的,过粥绝配。晒了一夏阳光的茄子干豇豆干北风吹时取出洗净切段炖煮,当然释放出所有的醇厚;小时候的味道,就是这种味道,食物短缺,食材纯正,物尽其用,每一口都经过很多双手的劳作,不需要教育粒粒皆辛苦,大多小孩子心里也知吃饱饭不易,没有挑食的孩子让家长头疼烦恼。

最近团购,看到一些面包蛋糕也以小时候的味道或老味道为卖点,暗忖吾等小时候面包蛋糕是很少见的,春游秋游带个干乎乎的鸡蛋面包也算不在小伙伴面前寒碜了,这面包哪有现在这么考究,就是面粉鸡蛋酵母之类的成分吧,以印了清淡花纹的蜡纸包裹之。吃的时候先小心翻开蜡纸,露出面包头部,小口咬之,细细咀嚼,吃不完蜡纸裹裹好,书包里放放好,带回家,延迟着难得吃到鸡蛋面包的小欢喜。如今的“老面包”怎么个“老味道”法?买来尝尝,清甜不腻,看配料,面粉鸡蛋奶粉黄油酵母,当然也少不了如今的面包改良剂,相较其他还算配方不复杂,味道不错,老不老呢,至少我小时候没吃过。也许是80后90后小时候的味道?

这么一说,小时候的味道也是多元的。以年代论,50后60后70后的小时候的味道可以大致重叠,彼时经济发展缓慢,缺吃少喝的,南北味道虽然有异,比如北京有茯苓饼果脯豆汁,上海则有大白兔奶糖麦乳精,但是全国一盘棋,大体相差不多。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,变化发展提速,80后的小时候的味道也许和70后有些交叉,但口福肯定丰富许多。90后的小孩子,吃喝用度什么没有呢,国产进口随便挑,他们说的小时候的味道,那就是之前几代人的中老年味道了,若牙口软弱者,很多也吃不动了,那么如果此时有一口庶几相似的“小时候的味道”,享用多少其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满满回忆啊。

问家人:你说什么是小时候的味道呢?他脱口而出:小时候的味道是匮乏的味道,东西少,所以啥么事都觉得好吃。一年吃一次红烧鸡红烧肉哪能不好吃呢。我接口:小时候的味道又是看到食物眼睛发亮的渴盼,是闻到煤饼炉子上飘来香气咽口水的等待的味道吧。也许是“第一口滋味”,所以味蕾的记忆分外深刻;也或许如今的食材太多四季不分,又太多五湖四海,兼之菜式调料均花样翻新,味蕾已然久经沙场,波澜不惊;只有当相似的“第一口滋味”浮现,记忆和味蕾同时叹一口气:小时候的味道啊。

说来其实“现在的味道”确乎得认真严谨臻于佳胜,对待食物如此态度大概也是“小时候的味道”之源头。至于一声“小时候的味道”的感叹,或许大抵可谓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吧。

低绮户集之十

潇潇雨歇

陈鹏举

穿过雨,进入傍晚,是别致的日子。雨渐渐停了,庭前阶下,草是滋润的新绿。几株树,说不清是什么树,一派生机。春天是挡不住的。春天是廓清的时节。

只是廓清不容易。人心本是镜中花、水中月,深不见底的迷茫,有谁曾廓清?人在春天,迷迷糊糊的春困,谁也推不开,禁不住。人心的迷茫,有点和春困相似。近些年来,感觉人间万象,要想清楚和说明白,都不容易。无知无畏,是可原谅的错失,也是成长的成本。看似有才华和急于给出光鲜论断的文字,大抵不必读。静静求索,或许是更可取的人生。

欢快不是奢侈,每个人都是有的。即使贫病交困,也有。只是,时常欢快的人,欢快大抵记不住。难得欢快的人,欢快与命同存,不能忘却。

欢快,难得的是清欢。清欢也不是奢求,清欢是人生本该有的。富贵贫贱、平顺坎坷、青春老病,总之不可选取,而清欢是可以选取的。清欢是什么?弹一曲琴、下一盘棋、赏一幅画、写一会儿字,还有看书、莳花,和亲友喝茶、饮酒,都是。小窗下听一池春雨、茅亭边看横江白鹭,还有日暮行舟、踏雪板桥,为着五斗米、一家人,自然也是。总之,内心干净、怀抱诗意之人,清欢近在左右。

人生还有感伤、离愁别恨。所谓浮生,就是漂泊不定。天涯咫尺,一弹指来去,如今已是寻常事。今人离愁,自然就会淡些。古人的人生场面不大。所见之人、所到之处,大抵有限。生离就是大事了。舟车迟缓、道途艰难,每次生离都可能是死别。就像悠悠笛声,吹起来、听起来,不免感伤情缘轻浅。晋人向秀听到笛声,想到的是死别。李白写到笛声的诗句,也是不绝凄清,感觉是生离。

自古以来,有多少生离,如同死别,就像泥牛入海,再无消息。有的能预料,更多的是后来才知道。人生到头,都不能再见,就像泥牛入海,没了消息。只是人生很像泥牛吗?像也不像。说像,是说到头不能再见。说不像,是说人生毕竟是人生。人生的意义,只有人生才能体会。

玄奘当年取经,一路西行,绝不后退一步。至今不知何故,他没到那烂陀寺,已然名声传遍。也是天可怜见,就是这个玄奘,竟然名副其实。投荒之身,焕然取经东归。人生在这里,和泥牛毫无相干。

人生历来是向往良善的,而且这向往,从不停顿。玄奘白马投荒,就是向往良善。白马投荒,过去许多年代了,到今天,仍教人向往。那一晚,我在山僧丈室,拜观经卷。窗外老树苍翠,灯下经卷明黄。草木文字,天地之间,除了人生,哪里曾经有过?于是,坐到了深夜,感觉泥牛和白马,一起闯进了梦里,流连不去。

鳥呼柿子紅

诗书画 齐铁偕

柿子红了
柿子熟了
满篮满筐
递来山里
早熟的秋天
果子上的点点滴滴
也是露水
也是汗水
更是果农甜蜜的泪水

最后的秋天

约 草

今年的秋天,微微有点燥热,深秋虚晃一枪。赶上星期天,我总要多跑几圈,这一跑,跑丢了回去的力气。疲惫的我,平躺在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。小公园是我晨跑必经的。我躺在一棵银杏树底下,树上密密匝匝的果实瞪着杏眼看着我,并用地球的引力威胁我。旁边是几棵桂树,残香若隐若现,如舞者朦胧的裙。秋风摇树,桂花沙落,如金色的雨夹雪。

露水打湿了鸟儿的喉咙,把它们的声音洗得透彻。我不知道这个林子里,隐藏着多少鸟类,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就像它们叫不出我的名字一样。它们尽其所能地鸣叫着,悦耳的或者不悦耳的。我闭上眼睛,如同关上一间录音棚的隔音门。大自然便浓缩成这样一个小小的密室,里面只有我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鸟语。鸟鸣们如同一个个音符,争先恐后地从裤脚、领口和袖口侵入我的身体,在我背部被长椅的木杠硌出的五线谱上集结、跳跃,又通过脊椎神经,传遍我的生命体。

“叽——叽叽,叽——叽叽……”什么鸟的叫唤如此尖锐、透亮,像在年轮上磨过的,如母亲手里纳着鞋底的针尖。于是,在这间密室里,我看见了年轻、漂亮的母亲。煤油灯困顿而昏暗,她的眼睛却专注而明亮。她的双手那么细巧,那么柔弱,可一旦手指上套上一个顶针,就能顶起一股巨大的力量,一针又一针地穿破层层阻力。我望向母亲的脸。越想看清她的容颜,她却越发抽象。最后,模糊着朝我挥手,消失在密室的墙上。

“叽——觉啰——叽——觉啰——”这叫声很近,感觉就在上方的银杏树上,听上去好像是“鸡叫了,鸡叫了”,后面颤巍巍的拖音,把我拖到了某个鸡鸣的清晨。还是炊事工的我,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,骑自行车一小时到单位食堂,给单位员工做早点。母亲起得更早,此时,她站在屋前的水泥板前洗衣服,正用毛刷刷着我的那件白衬衫的领子时,我正好推着自行车从她身边走过,轻轻地说一声,妈,我上班去了。母亲说,踏慢点,注意安全。骑了十几米,发觉刷衣声没了,回头,看见母亲正默默地看着我,轻轻挥动满是肥皂泡沫的手。再回首时,密室的墙上早已一片空白。

“吱——吱——”是一串机械重复着的低沉的长音,我想,可能是某只耿直的雄鸟在远处默默守望,如父亲的目光。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公交车的气门关上的时候,车缓缓移动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家,去寄宿制学校上高中,父亲挑着行李,步行半个多小时送我到北闸河车站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回首,车窗外的远处,父亲抚着扁担,正目送渐行渐远的公交车。

“吱——吱——”胸科医院的电梯门打开了,我和护工一起,推着平躺在摆渡床上的79岁高龄的父亲进了电梯,护工摁亮了那个手术室楼层的号码,父亲用潮湿的目光无助地看着我,就像40年前他送我到北闸河车站,我用潮湿的目光无助地看着他一样。我握着他的手,安慰道:“爸,放心,睡一觉,就出来了。”“吱——吱——”电梯开了,护工对我说,你只能送他到这里,便推着父亲出了电梯。“吱——吱——”电梯又关上了。

这时,“啪”一声,一颗杏果打在我的前额。我睁开眼,重新把大自然从密闭的录音棚里释放出来,把鸟儿们的鸣唱释放出来。我懂了,鸟鸣声声,那是渴望陪伴的呼唤。

这是最后的秋天了,正如父母的晚年。鸟鸣声声,我仿佛听到了远方的呼唤。

十日谈

新“秋声赋”

责编:王瑜明

夜深人静,那瓶中的歌唱家们就开始了它们的表演,有点像合唱中的阿卡贝拉。

中百公司与市百一店

施之昊

我写的文章多为千字文,若要写上几千上万字,就要“大动干戈”,那个阵仗沪语叫“吃相难看”。案头参考书一大摞,还有笔记本上乱七八糟的字,用不了三天连自己都不知道写的什么。宋朝的一位宰相好写草书,一日侄子拿着他的草书问字。他说“为什么不早点来问,自己都忘记写什么了”。

写一万字的文章我的办法是前面几段是自己的话,当然是要推陈出新的内容。之后的篇幅就是抄书了。幸而我是会“有的放矢”的,抄的内容都是恰到好处的。家也是最好的图书馆,要的书唾手可得。再者写大文章多是“命题作文”,在某个主题下,大纲可以自拟。

写千字文的第一关就是拟题目,而这个题目是作者自己写的,不是命题作文。我关注过唐诗宋词的题目,在短短的篇幅外,题目格外重要。这有点像“碑额”,那个部位书法的风格往往与正文殊异,自有一种风情。

写一本专著十万字,那是一个主题,各章节围绕之。要是写十万字的随笔文字,以两千字一篇算起,就是五十篇,就要有五十个标题。这是作者要过的第一关,也是作者的功夫。我每有好的标题就立即写在台历上,至于内容以后再写,标题最重要。在上海解封后的夏天,我路过水果店,看到里面堆起来的西瓜,我就想起一个标题《没有西瓜的水果店》;看篆刻和草书,往往多一笔少一弯就成他字,遂以《鲁鱼亥豕》为题写一篇小文;在博物馆看到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手稿中提到怎么做粪丸的时候想到写一篇《道在屎溺》,因为之前在《万象》杂志上看到过林行止有这个题目。

其实,作为读者而言,随笔文章题目并非那么重要。阅读的经验给我启示,单单读随笔集的书名、篇名几乎无法知道文章中的内容,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内容。作者至少要花一篇文章的篇幅来介绍这个书名,这或许是文人的故弄玄虚,但也是作者的功夫。周作人的书一本叫《谈虎集》,一本叫《谈龙集》。他说自己有“流氓癖”和“绅士癖”,前者令人谈虎色变,故取名“谈虎”。后者谈文艺,文艺如龙,谁都没有见过,故而可以随便谈。至于鲁迅杂文的书名更是暗藏玄机,光是这些书名就值得玩味,当然还有每篇的题目。

白石老人有诗“雨后风前好读书”。这样的千字文就是雨后风前写的。写的人花一小时写,读的人花十分钟读完,作者也不算“亏本”。之后要是还有“余音绕梁”则作者大赚。要是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写下的万字文章,读者不到半小时读完,烟消云散,岂不冤哉?

我听到上海人有人叫第一百货商店“市百一店”,有人叫“中百公司”,不知道其中缘由。印象里外地朋友多叫“中百公司”,大概是为了突出中国。而上海人多叫“市百一店”为的是突出我市,一个是从外边看,一个是在里面看。明代家具有一种橱被戏称为“气死猫”,还有一个名字叫“鸡笼橱”,大概也是这一原因。